

# 湘西過客話餘

易恕孜

## 筆底煙雲五十年之三

### 戰地大學相率內遷

當日寇侵華戰事爆發，全國地無分東西南北，人無分男女老少，一心一德，作長期抵抗的準備，凡是臨近戰地的各公私立大學，都不欲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奴役，激於忠憤，紛紛相率內遷，絃誦不輟，為救國而辦學，為建國而樹人。記得當年北平、上海、南京各地內遷的國立大學，無論教職員生，都不顧生命的危險，將所有能搬動的校產，全部搬遷，大家一同懷着悲壯的情緒，踏上征途！

### 西北西南兩個聯大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，中日兩軍尚在不郊激戰，日軍在上海的陸戰隊，又藉口一兵失蹤，佈防戒備，造成緊張而嚴重的態勢。國立暨南大學，為預策安全之計，首先遷入租界上課，至珍珠港變起，再遷於福建建陽。接着有國立北平大學、國立北平師範大學、國立北洋工學院，合組為國立西安臨時大學，於廿六年八月間遷設西安；次年三月，再遷陝南，改名為國立西北聯

合大學，校本部及文理學院、教育學院、法商學院、工學院，設於城固，醫學院設於南鄭，農學院設於沔縣。同時間國立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，合併遷往長沙，定名為臨時大學，將法商和理學院，設在韭菜園聖經學院，文學院設在衡山，工學院設於嶽麓山與湖南大學工學院一起上課，學生宿舍則利用北門外四十九標的舊軍營；至二十七年冬，再遷往雲南昆明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，法商和理學院設於昆華，農學院、師範學院、工學院，設於迤西會館，文學院設於蒙自，後在昆明大西門外建築交、法、商和理學院的校舍、宿舍；二十八年並分別恢復北大的科學研究所，清華的航空研究所、國情普查所、公路研究室，南開的經濟研究所。南大會於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、三十日，遭日機更番轟炸，焚燬大部校舍，校長張伯苓發表談話說：「敵人能摧毀的祇是南開的物質，南開的精神，是摧毀不了的。」壯烈溢於言表。

二十六年八月間，尚有國立同濟大學、復旦大學、浙江大學，陸續內遷；同大初遷於浙江金華，再遷於江西，繼輾轉於廣西、廣東，以至雲

南昆明，兩三年之中，一再遷徙，到處遭受日機轟炸，難於覓致適宜之校址，最後搬至四川宜賓附近之李莊。復旦大學先遷至廬山，再經湘西轉至貴陽，遷往重慶，在菜園壩幾間破屋裏，臨時上課，旋又遷到北碚一座破廟之中。浙大始由杭州遷至建德，再遷至江西吉安、泰和，三遷至廣西宜山，最後遷至貴州遵義，又因遵義的空房不多，理學院和農學院，設於距遵義七十五公里的湄潭縣城。

北平、天津既陷，日軍暫對平漢、津浦兩線，改採守勢，以遂其轉移主力，從昌平沿平綏鐵路進犯南口、張垣，一面向綏包方面進攻，一面轉鋒南向太原；國立山西大學，遂於是時疏遷臨汾、平遙、運城三地，至二十七年十一月九日太原淪陷，迫其一度停辦，旋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在三原復校，到三十年冬，再遷於第二戰區後方根據地之秋林。

### 政大遷渝慘遭轟炸

日軍既於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，在上海開闢侵華第二戰場，繼於十五日，以大隊飛機襲我首

都，國立政治大學遂於九月間遷移牯嶺，復於十二月自牯嶺經長沙遷往湘西芷江，臨時借住芷江舊沅郡中學的校址；二十七年，再由芷江經貴陽遷到重慶，暫在南溫泉仙女洞開課，後在小溫泉正式建築校舍，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、十六日，有二十多架日機，侵入南溫泉、小溫泉上空，更番轟炸，投彈數十枚，夷燬政大教員宿舍數幢，死傷人員甚多。

當淞滬正在激戰之際，日寇又以海軍集結於閩江海面，企圖南進，以遮斷我國國際連絡。蓋廈門雄峙九龍口，四面環海，東對台灣，南連百粵，原沒有漳廈鐵路以與內地交通，且港口水深，附近島嶼環繞，形成良好軍港，更爲中南太平洋航海孔道，故爲日寇必攻之地；國立廈門大學，應於一旦爲日機轟炸所毀，亦先於九月遷至鼓浪嶼，繼遷於閩西之長汀。

民國二十六年十月，國立中央大學，繼政大自京遷入四川，校本部與各行政部門，及文、理、法、師、農、工等六個學院，設於重慶西北邊之沙坪壩，并在嘉陵江的上游柏溪設立分校，容納各學院一年級的新生；另於成都設醫學院牙科專校，兼辦畜牧獸醫系二年級。

還有國立交通大學原唐山交大，也是在廿六年十月間遷到湖南湘潭的，次年二月，原北平交大的一部份師生，亦南來合併，至五月遷於湘鄉楊家灘；長沙大火後，繼續西遷，歷洪橋，逾桂林，到貴州平越復課；民國二十九年九月，原上海交大，又於重慶之小龍坎設立分校。

### 河大師生伊水遇難

敵自佔據我南京後，第一步行動，即謀打通津浦線，溝通南北戰場，以期兵力運動之靈活，促進偽組織之合流，故以徐州爲目標，沿鐵路線南北夾擊；敵知正面進犯，難以奏功，乃抽調平津綏晉兵力，轉用於魯西、豫東，實行大包圍計劃，企圖截斷徐鄭間交通，使徐州攻略容易，從而發展封鎖會戰；是戰一發，開封首當其衝，國立河南大學先爲綢繆，於二十七年三月，遷文、理兩院於豫、鄂交界的雞公山，遷農、醫兩院於河南西南部的鎮平，至二十八年，再集中遷入伏牛山脈萬山叢中之潭頭鎮，歷時五載，三十三年中原大戰之時，三遷於豫、鄂、陝邊之荆紫關，次年三月，又遷至陝西寶雞；當潭頭鎮陷敵之際，河大全校師生被迫南渡伊水，甫抵荆紫關，敵騎驟至，學生劉祖望多人及助教吳鵬、商紹湯均遇難，並有數十人被敵俘去。

原於我軍放棄南京之際，敵欲乘機迫我屈服而未能如願，故在徐州會戰之後，轉用兵力於長江方面，企圖深入武漢，破壞我抗戰中心區，遂於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，以陸、海軍犯安慶，打通合肥、安慶公路，並進佔潛山太湖，繼於二十三日以波田支隊，在海、空軍掩護之下，進攻馬當，七月二日，又進犯湖口，日軍均曾在這兩次戰役中，使用毒氣攻擊，迫使我軍先後棄守，轉移陣地；敵復於二十三日在九江登陸，展開武漢會戰，國立武漢大學，早已料到日寇攻陷徐州之後，必然步步進逼，而武漢之戰，如箭在弦，勢

在必發，所以先於廿七年的三月，舉校遷於四川樂山。同一時期遷往四川的，還有國立東北大學，東大原在陝西，入川後設於三台縣。

民國二十七年十月，日寇以集結於台灣附近之海陸空軍四萬餘，兵艦數十艘，進犯廣州，廣州爲粵漢、廣九、廣三鐵路之起點，貫通我國南北及其周圍海口；公路亦以此爲中心，縱橫連貫；航路通達於沿海各埠及南太平洋各島嶼，成爲我國南方第一商業中心，敵爲達到侵華戰爭速戰速決之目的，必欲佔據廣州，遂其截斷我國國際交通；國立中山大學原於日軍進犯之初，遷於羅定，繼至龍州，再遷雲南之徵江，至二十九年，又遷回粵北之石坪，三十三年末，復分別疏散於梅、連兩縣。廣州既陷，廣西一則面臨「唇亡齒寒」之虞，一則常遭日機肆虐，國立廣西大學，設在梧州之理工學院，隨亦遷於桂林之大埠鄉。

溯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，至民國二十七年十月，在此期間，先後內遷的國立大學，共有二十三校之多，還有各私立大學，同時遷入內地的，尙未一一追述於此。

### 千山萬水跋涉維艱

在戰時遷徙，最大的困難，就是交通問題。各大學內遷時，一旦要將多少年來積存的圖書、儀器、案卷、文籍、標本、機械，全部運往後方，不但水陸梗阻，舟車勞頓，東搬西載，破壞堪虞，沿途還不斷的遭遇日機轟炸。最難得各校的師生員工，共同流血流汗，搶運搶救，勉而抵達安全地方。更有成千成萬的師生、眷屬們，聯羣

結隊，肩轟踵接，背負手提，戴月披星，櫛風沐雨，跋涉千山萬水，徒步奔馳，誠然「萬里長征，辭却了五朝宮闕，暫駐足衡山湘水，又成離別！」他們雖然如此連日累月，流離轉徙，儘管日機凌空轟炸；敵騎窮途追擊；共匪攔路擄掠，都摧毀不了他們不屈不撓的向學雄心；也打擊不了他們的愛國壯志，且在其長路蠻蠻的環境中，處處都受着祖國河山大自然的陶冶，與民族悠久文化的啓發，就愈益增深對祖國的愛戀，愈益體認中華文化的偉大；在其烽火頻驚的情況下，更加認識敵匪侵略殘暴的面目，而更能踴躍發揚，彌足證驗我抗戰必勝，民族復興之偉大信念，愈見堅定不渝。

### 生活愈苦精神愈奮

八年抗戰，是我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苦難，全國同胞的生活，都隨着戰事的發展而愈益艱苦，所有內遷的各大學，原無預定的校舍，都臨時寄住各地荒祠古刹之中，破瓦殘磚，頹簷坍塌，潮濕而又陰暗的陋室，蚊蠅飛舞，蛇鼠橫行，師生未嘗厭其惡，甚至穴居野處，亦不以爲憂；至於教學的設備，更是簡陋萬分，石頭磚塊，權充課堂桌椅，門板草堆，暫作寢室臥床，墊高枕頭棉被，以利自習寫作；學生們自組的伙食團，自己上山砍柴燒火，自己下地挖土種菜，自己攔河結網捕魚，蒸饅頭，孵豆芽，磨豆腐，養雞生蛋，增加伙食的營養，但有時也許三月不知肉味，有時也許無米爲炊；在運動方面，常見師生們成羣結隊，爬山越野，或則在河水中游泳，或則

卧雪地裏奔馳，呼吸新鮮空氣，鍛練體格；每當朝陽初起和餘暉夕照之時，三三五五的男女學生，人手一書，散佈鄉村的樹林深處，溪流岸邊，或立或坐，低頭細讀，聲欸相聞，隨着暮色低垂，日光消逝，陋室裏便又燃起點點的桐油燈光，一個個手不釋卷，實踐苦教苦學；時日漸遠，有的學生得不着家鄉親友的金錢接濟，無力添製新的衣物，而原來隨身攜帶的，經過日磨月損，均已破舊不堪，可是他們并不覺得寒酸，反而有「窮且益堅」之氣概。記得當年在一般大學生羣中，普通流行帽子戴得破了頂，說是「怒髮衝冠」，衣衫穿得斷了袖，說是「捉襟見肘」，襪子穿得前端戳穿，後跟磨破，說是「空前絕後」，皮鞋穿得底子洞穿，說是「腳踏實地」。他們誠然真正服膺了「卑宮室，菲飲食，惡衣服」的古訓，絲毫沒有因生活環境的困難而影響學習的情緒，正能把握着這個難逢的時會，努力進取，大家祇有一個共同的信念，即物質愈窘困，正是精神無上鍛鍊，這也就是我中華民族憑着這種艱苦奮鬥的偉大精神，爭取了抗戰的勝利。

### 湘西之地戰時桃源

湖南大學遷到湘西的辰谿以後，烽火無驚。以整個湖南的地理環境來說，湘西是較偏僻之地，日寇雖曾對湘西試作多次猛烈進犯，但始終阻絕於那萬山重疊之前，飛機不能到，兵艦不能上，步兵不能及，機械化部隊不能前。湖大就在長期抗戰之中，安定於辰谿的銅仁鎮，這裏的生活水準，都非常簡陋，但當你置身於山靜翠翠，雲

煙彎彎，江河交錯，流水潺潺之間，就會有「心曠神怡，寵辱皆忘」之感！所以湘西不僅是一個戰時讀書的好地方，恍若又是一個世外桃源。

### 清末民初荏苒遍地

抗戰期間，湘西不僅賴地勢的險阻，鞏固前線；尤仗地方的安定，鞏固後方。一般言湘西在漢爲五溪蠻方，唐爲紅茵五寨司地，迄明末清初，始改土歸流。惟其風俗固塞，民心强悍，晚世以還，漸有地方勢力坐大，形成特殊之環境；先是太平軍之役，曾國藩的湘軍，成爲清朝的勁旅，蕩平洪楊後，凡是出身湘西的所謂「湘勇」，都先後解甲歸田，回到自己的家鄉來，有些不肖之輩，以爲跟着曾中堂打敗「長毛」，有過汗馬功勞，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頭，什麼事都看得他們的臉色，任由他們估盡便宜。湘西本是湖南的邊陲之域，政府原就鞭長莫及；對於他們的胡作非爲，祇有睜只眼睛，閉只眼睛，所以老百姓都得罪他們不得，甚至風平浪靜，各不相擾的時候，他們看見誰家老百姓光景過得去，也想無事找事，故意興風作浪，藉機撈些油水，時日漸漸久了，就積重難返，更加毫無忌憚，胆大妄爲起來，於是打家劫舍，送揮勒款，攔路搶掠之事，層出不窮，而時有所聞，使湘西之境，成了荏苒遍地，商旅爲患，家居不寧。

### 陳蔡稱霸盤據一方

民國建立，湘西有陳渠珍、蔡鉅猷，以領官軍爲掩護，開山立寨「蹬竿子」，蓄養私人勢力

，盤據地方，先後有二十年之久；爲使湘西長期與外界隔絕，便於掌握控制，在其境內，不准通電話，不准通郵遞，不准修公路，完全一副土皇帝的手法。迄民國二十八年，薛岳主湘，才採取斷然的措施，將陳渠珍部整編爲兩個正規師，由政府負擔給養，補充裝備，加強訓練，掃除他個人的勢力。并在沅陵設立湖南省政府湘西行署，又派湘西永順的王時將軍，出任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，健全地方組織及人事。王時出身保定軍校二期，民國十三年曾入湘西整頓地方武力，使陳渠珍、蔡鉅猷捨棄盤據多年的老巢，銷聲匿跡。直到民國十五年，趙恆惕退出湖南，陳渠珍才再入湘西稱霸。省政府這一次在湘西成立行署，再以湘西的王時治理湘西，得地利人和的條件，從而盡除積弊，提高教育，建設交通，嚴密保甲，減輕賦稅，百姓濡其澤化，商旅沐其恤惠，頓使湘西之地，七豎不驚，鞏固了抗戰後方的力量。

### 江湖道上盜亦有道

陳渠珍盤據於龍山、桑植、古文、石門、永順、保靖、麻陽、鳳凰十餘縣，是所謂的上湘西；蔡鉅猷佔有的沅陵、大庸、臨澧、桃源、常德、澧縣一帶，號稱下湘西。他們兩人的作風，並相近似，要的所謂「江湖把式」，講的所謂「江湖義氣」，對於他們勢力範圍內的綠林散匪，從不採行以大吃小的手段，說清說剝，而是先通聲氣，再與勾結，願意來歸就撫，就送個名位，供給所需；如是人各有志，道不同不相爲謀，也就酒

肉朋友式的款待一番，再送一筆盤纏，讓他們遠走他鄉，始終不會在言辭之間，顯露絲毫半點不快，引起誤會；凡與外界交往，也絕不鬧什麼意氣，逞強顯狠，硬拼死鬥，弄得你勝我敗，或是兩敗俱傷，而是採行多方聯絡拉攏，建立關係，以期廣結善緣；至有路過湘西的江湖朋友，則無論有無交情，都有人情上的餽贈，落個好名聲，宣揚遐邇。

關於陳、蔡他們這般肆應和其蓄養勢力，與私人揮霍所需的一切錢財來源，都是取之於私設關卡，苛徵雜稅，如鴉片煙稅，木材稅，桐油稅，且桐油、木材、鴉片煙，都是湘西盛產。獨於鴉片煙稅徵得最重，有三層之多，始有所謂「煙苗稅」，繼有所謂「出土稅」，再有所謂「抽煙稅」。至於對地方富戶的壓榨，也能做到「適可而止」，并不「趕盡殺絕」；尤於所屬，嚴加約束，不准打家劫舍，攔路搶掠，致行商旅客；在其境內，無論水陸兩途，通行無阻，而且祇要扯得上他們之間一點瓜葛關係，還隨時隨地，會有人爲之解衣濟食，無虞匱乏。

至於陳、蔡兩人惟一不相同的地方，則是蔡鉅猷一味傲上。趙恆惕任湖南省長時期，他據湘西與之「分庭抗禮」，雖然未曾兵戎相見，但一直抗不受命。據說他們之間，是起因於鴉片煙稅之分收不勻，以致相互齟齬。而陳渠珍之爲人，堪稱「八面玲瓏」，尤善利用人事關係，也會裝點門面，喜做表面文章。民國初年，他倚仗湘西鎮守使田丹鳳，週旋於趙恆惕的左右，從而得到「一手遮天」的掩護，就便爲所欲爲。他繼與何

鍵、張治中，都相交好，一直受任爲省政府委員。民國二十三年，并會接受何鍵指揮，統領新編第三十四師，追剿流竄湘西之蕭克、賀龍匪軍。一般說他盤據湘西最久，而且「名利雙收」，比起蔡鉅猷來，可謂「高出一籌」，誠然「盜亦有道」，所以還有人稱許他是湘西的另一「鳳凰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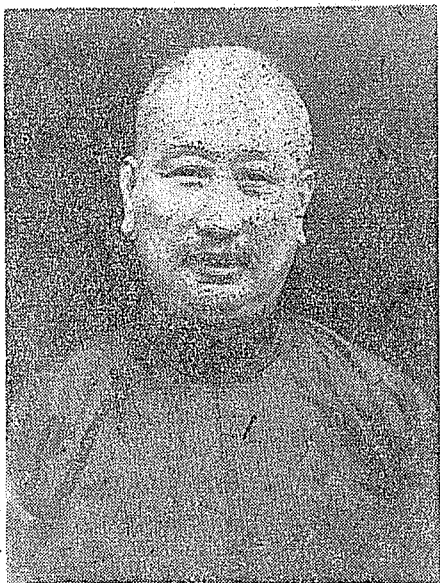
### 鳳凰熊氏才高望重

原有湘西「熊鳳凰」之稱的熊希齡，年方二十四歲，便已得中光緒乙未進士，累官奉天鹽運使，財政總長，至民國二年，居內閣總理之職，是個成名最早，地位甚高的人物。早前的時候，無論官場民間，一般揄揚達官貴人，都不直稱其名，而以其出生的籍貫代稱之，熊秉三「希齡是湖南鳳凰人，因此很自然地被尊稱作熊鳳凰。陳渠珍也是鳳凰人，並曾受熊鳳凰的提拔，既也「名重一時」，所以人亦稱他「陳鳳凰」。

數湘西近世人物，必以宋漁父、蔣翊武、覃理鳴、熊鳳凰并齊，宋與蔣、覃，早歲奔走革命，功在黨國，名垂青史。惟熊鳳凰以經生文人出身，適逢清政倡議改革之時，爲溫和之維新派，并居於立憲的嶄新人物之中，終因清廷翻雲覆雨，變化無常，致其在政壇上，未曾有多大的發展；至民國建立，才風雲際會，飛黃騰達。迄其組織第一流人才內閣，却祇是曇花一現，落個「鳳凰鏢羽」的結局，斯時斯地，他又怎能急流勇退，絕意政治，轉任慈幼教育事業，這就更加顯見其清才淑望，高人一籌。

## 北平香山創慈幼院

熊鳳凰係於民國六年，任賑務委員會委員長之時，值河北發生大水災，臨時設置慈幼局，收養男女災童一千餘人，嗣水災平後，災童經其父母陸續領回，尚有無家可歸的約二百餘人，由他商請前清皇室撥用香山靜宜園舊址，建築永久校舍，以資收容教養；至民國九年十月十日，正式成立香山慈幼院，初設幼稚園、小學，次第增設中學、師範、職業、專工各部；民國十五年，又改行分院制，分總院第一院蒙養部，第二院小學部，第三院男女中學，第四院職業部，第五院專工部，第六院大學部，繼又增設嬰兒園及高中各班；民國二十二年八月，又改行新組織法，第一院實施新家庭生活，引導兒童對院方發生濃厚興趣，並養成良好的習慣，規定所有同居的兒童，



老年娶妻割鬚示愛的熊希齡先生。

均以兄弟姊妹相稱，在生活起居方面，由大姐照拂小妹，由大哥照拂小弟，一切井然有序。凡是院方收養的兒童，所需養育的費用，均由院方負擔供給，並稱作「正生」，但也收自費來院就學的，這輩有錢人家的兒童，反而被稱作「副生」，以現時一般辦幼稚園、小學的所謂教育家，打着辦學的招牌，既為名，又圖利，他們的心目中，有錢人家的子弟，才是天之驕子。比起香山慈幼院的作法，就相去太遠了。丙子齊良憐和他的四哥良遲，五哥良己，二妹良歡，均曾一同就學於香山慈幼院，他們主要的還不是為了那兒好讀書，祇是岳父母嫌忌他們小時候在家太吵鬧，將他們四人一齊送入香山慈幼院，圖個清靜。丙子說她五哥良己，生性好動，幼時在家，父母為之煩心，在香山慈幼院時，每於團體集合之際，他總是被老師指名出列，站立前面受罰。但當他長大成人之後，却能努力繪事，并有父風。

### 有賢內助相得益彰

據說熊鳳凰之在政治圈中，及時勇退，是得助於河東獅吼之懼；事實上他創辦香山慈幼院，也得力於他的朱夫人。朱夫人其慧，是寶山朱其懿同父異母的幼妹，朱其懿官沅州知府時，在芷江辦了個校經堂，提倡時務新學，當日的熊鳳凰，是以秀才就讀這個校經堂的，他的元配廖氏，死於光緒二十年，朱夫人是他的繼室，使他和朱其懿原居師生的名份，成了郎舅的關係。朱夫人通書達理，是個溫良淑慎的賢女士，她致力慈幼工

作，熱心平民教育運動，成為熊鳳凰退出政治圈子後的最佳伴侶，最佳助手，而益使熊鳳凰的慈幼教育事業，彰著發皇。不幸於民國二十年八月，因積勞過度，患腦溢血急症辭世，當時的香山慈幼院，已規模宏壯，所有教養的兒童，莫不興起「偉哉賢母朱夫人」之悲傷！

### 老年娶妻祇為事業

此時的熊鳳凰，已經年逾花甲，臨老喪偶，既感鯨魚愁寂，尤慮香山慈幼院，主持乏人，故有再次續絃，三度作新郎之想。旋於民國二十四年，與金陵女子大學高才生毛彥文女士結成連理，熊鳳凰年屆六十六歲，正好是毛女士芳齡的一倍，北平報界曾以：

「近古希之齡，奏鳳凰之曲，九九丹成，恰好三三行滿；登朱祺之庭，親彥文之澤，雙雙如願，誰云六六無能。」

一聯為賀，刻意他倆懸殊的年齡。

熊鳳凰原本留了二十年的長鬚，滿面干思，堪稱美髯公，也在追求毛女士贏得美人芳心的情形之下，竟忍一刀剃得童山濯濯。他的許多鄉親好友，一致說他年紀不小了，何必多此一舉呢？他總是報以一句趣話，「就是要求在此一『舉』呀！」詩人劉成禺、沈尹默，亦曾均以「割鬚」寓於詩聯之中，賀其婚禮：

「閩人應惜首飛蓬，燕婉專詞老鳳雄；不用丈夫髯髮美，更無長鬚話元豐。」  
「且捨魚取熊，大小姐溝通孟子；莫

吹毛求疵，老相公重作新郎。」

正因爲熊鳳凰、毛彥文都是有名人焉，他們的聯姻，一時傳爲佳話，當其在上海慕爾堂舉行婚禮之日，我湘潭才人黎錦暉，也曾作「特別快車」歌詞一闕，以紀其盛：

「盛會綺筵開，賓客齊來；紅男綠女，好不開懷！賢主人殷殷紹介：這位某先生，英豪慷慨；這位某女士，博學多才；兩人一見多親愛，又坐在一排，情話早經唸書背書樣的背了出來，不出五分鐘外，大有可觀！當場出彩，結婚戒指無須買，交換着就指尖兒上戴一戴。乖乖特別快吻！哈……。」

情書情詞表達誠意

儘管人家將熊、毛聯姻的大喜事，傳爲趣聞，但熊鳳凰老年之所以娶妻，並非祇是爲享「閨房之樂」，而着實是屬重於毛彥文女士，繼其朱夫人之後，助他發展慈幼教育事業，概見於他所致毛彥文女士的「情書」，及其新婚之夕所撰的情詞一闕：

「彥文女士：久未晤爲念，頃有所達於左右者，請先恕僕之唐突。溯自與季兒同學時，嘗稱道君之賢淑，爲彼等第一知交，道及與某之解除婚約，熊夫人屢屢代抱不平；謂君之溫和而多情，某某之薄倖而負心，種種印象，深入於僕之腦筋，未嘗一日忘也。是後僕時於君之境遇，十年以來，時時注意；而於危急亂離之世，尤恐君陷於危難之邦，想君當能記憶也。繼而知君能環

境奮鬥，以一女子而獨立生活，且犧牲已利，以孝親愛妹，其性情之純厚，道德之高尚，尤僕所敬愛矣。僕亦不自知以何因緣而深愛至此也？僕自朱其慧夫人故後，加以「九一八」之變，國難家難，同時並作，僕之觀念消極萬分。此一年來，病魔纏擾，尤感覺扶持無助，僅欲得一看護照料病軀而已。乃季兒因此之故，遂代向君徵求同意。前日歸報大略，使僕既驚且喜，不啻大旱之苗而得雨露也。僕老大之身，際此國家多難，自覺生命將及垂萎，今忽得君眷顧，振我精神，又不啻開僕新生命新紀元也。僕不僅爲個人家庭幸福慶。昔宋史歐陽文忠公之父，年齡大於其母二十九歲，歐母賢聲，古今罕有，然只限於歐陽氏之家庭而已。今君助我發展教育，以及人之幼，則更較歐母之賢而進一步矣！僕以三十年社會事業經驗，深知爲現代之需要，必得一眞文明家庭以爲之助，僕與君當負此重大之使命矣。僕無他能，惟以誠摯之心，必使君之精神快樂滿足而後已。此僕立家以爲我國無量數之兒童幸福基礎，不獨僅爲己也。倘蒙同意，請賜福音，并候面教！熊希齡。」

他在新婚之夕所撰的情詞說：

「世事嗟回首，覺年來飽絕愛患，病容消瘦。我欲尋求新生命，惟有精神奮鬥，漸轉運春回枯柳，樓外江山如此好，有神鍼細把鴛鴦繡。黃歇浦，共攜手。求風樂譜新聲奏，敢誇云老萊北郭，隱耕箕帚。教育生涯，同偕老，更不止家庭濃厚，

五百嬰兒勤護，念衆搖籃，在在需慈母，天作合，得嘉耦。」

驚聞噩耗捧硯生悲

我到辰谿，一瞬就過了兩個暑期，二十九年十月三日，忽得父書，言祖父患病，醫治無起色，我心懸懸。閱兼旬不見再有家信，未知祖父愈否？尚有猜疑，心殊不安。二十五日始得大哥來函，原是祖父逝世的噩耗，說祖父係於九月初日得病，病起於暈眩，不能坐立，不數日稍愈，復能進飯。忽又病，無論何食物不進，醫藥罔效，至十月十九日終不起，時年七十九歲。我此刻遠遊他鄉，未能親侍在側，爲大痛心事，捧硯生悲，涕淚漣然！即時摒擋還家，旋途中遍見紅楓黃菊，爲我添愁。猶憶祖父七十歲時，我曾函央遠在北平的白石老人作畫，以爲祝壽。他們倆在少年時代，便是金蘭之交，祖父大過老人兩歲，所以老人很快就寄回一幅四尺長的中堂，畫的一串螃蟹，兩支菊花，一罇酒；并有題詞說：「霜蟄正肥，竹葉滿瓊，家山茅舍好年光，期頤醉把孫曾弄。」祖父見着了，好是高興，說他若能活到百歲，就能看到我讀書有成了。於今我學無所長，而他老人家竟已撒手辭世，內心悲痛，難以言盡。

歸程閱三日抵家，親祖父靈柩，停居中堂，淚如雨下。父言十月十六日，祖父病篤，醫藥無功，始問「恕汝歸否？」延息三日，又問，說「我不能久候，恕汝歸時，告以他日學成，務必督教族人子弟力學。」語終而卒。

### 祖父素行常蒙夢寐

我自湘西歸後，瞬已旬餘，共盡家人之力，治理祖父之喪；父命督工營墓地於官坤西山之陽，鄉里感祖父積義穀以週貧窮；族人念祖父設義學以教子弟，欲崇德報恩，多來助力，越三日厥成。隨擇十一月十五日禮葬。

追懷祖父逝世之時，我年正少，而今亦漸近遲暮之歲，此三十餘年以還，祖父之音容行誼，常蒙夢寐：

中國平民家庭組織，自古迄今，似乎無多大變遷，祇是中國社會上，自漢末即興起大家庭的組織，而且歷代對於大家庭累世同居的事，傳為美談；如蔡邕之與叔父，從弟三世不分，姜肱之與兄弟同眠共被，汜幼春之七世同財，張公藝之九世同居，繆彤之兄弟共業，諸此風尚，祖父常與我兄弟子姪津津樂道，并勉為效行，故我家亦有四代同堂之美。我幼時祖母即已見背，父親和叔父倆，可說是多子多孫，祖父對於繞膝的孫曾，合有三十餘人，眼看班班輩出，長大成入，引以為慰！

父親曾述祖父臨終之時，未曾言及家業之事，祇殷殷囑勉後人：「少之時戒與人爭，辱人長輩，及其壯也，戒與人鬥，故入人過，以致纏訟。」猶謂凡事都可學他，祇有輕易犯怒，不可學他。蓋祖父生平，最重和鄰睦族，敦倫飭紀，凡遇鄉里族人，因細故而起紛爭，以致交惡涉訟，必挺身出與調停，以期寧息。祖父又輒嘗悔悟一時因故而激怒之非是。記得我幼時，就讀馬氏塾

材小學，一日負笈入校，中途不慎，將攜帶之課本，遺落數卷，為路人拾得，識為我有，逕送至家，祖父誤以我讀書疏懶，荒嬉於途，有以致之，故而發怒，適我已沿途尋覓歸，祖父竟不遑他問，舉杖責之，使我受創奔號，祖父愈益怒，追逐再四，似無寬貸之時。間杖至午，週身顯現斑痕，又不曾進食，我母雖欲憐恤，但亦懼翁嚴，而不敢干免。祖父却於次日自言為己之過。年後我長，體會一個大家庭中，必須有嚴教始能修齊，惟今欲親祖父杖責，已不可再得。

### 勤勞節儉養生之道

祖父平日居家節儉勤勞，持之有恆。其在六十歲時，即已每日省食晚飯，常謂「晚飯少吃口，活到九十九」；并於每日清晨，藉酒掃庭院作適當之操作，為其養生之道。我鄉人習於三餐都食白米飯，如有常喝稀粥或摻吃雜糧的，惟恐一旦

傳揚開來，以為無米為炊，引人見笑。黃飯慣用木甑蒸，一般家庭，清晨將白米置於鍋中入水煮至半熟，然後撩起盛於甑中蒸至熟透，反將最富營養的米湯倒棄不食。

我家由母親與嬸嬸，按月輪值廚事，每早必取米湯一碗，沖雞蛋一只，佐胡椒粉少許，奉饌於翁。數十年如一日；又循古人「七十非肉不飽」之說，常以「梅乾菜」蒸肉供其佐餐。祖父除此之外，則別無其他享受。

祖父並不是個學問淵博的讀書人，祇是他一生閱歷很多，體會亦深，又勤於自修，還寫得一筆好字；平日一言一行，都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。我少時每逢寒冬季節，晚間常常陪着他老人家圍爐烤火，伴眠溫席，靜聽講述很多治家的格言，做人的道理，以及一些名人的掌故詩聯，使我受益良深。於今想起他老人家這般痛愛我的情景，就想要到他的墳墓上去痛哭一場！

# 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  
定價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新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